

江曾培 著

双刃

上 杂 弹



百花文艺出版社
BAIHUA LITERATURE AND ART PUBLISHING HOUSE



江曾培 著



政治学院201 2 3127247 1



百花文艺出版社
BAIHUA LITERATURE AND
ART PUBLISHING HOUSE

网上杂弹

图书在版编目 (C I P) 数据

网上杂弹 / 江曾培著 . —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
2002

ISBN 7-5306-3336-8

I. 网 … II. 江 … III. 散文 — 作品集 — 中国 — 当代 IV. I26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2) 第 008402 号

百花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地址：天津市和平区张自忠路189号

邮编：300020

e-mail:bhpubl@public.tpt.tj.cn

<http://www.bhpubl.com.cn>

发行部电话：(022)27312757 邮购部电话：(022)27116746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河北省三河市宏达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

开本 850 ×1168 毫米 1/32 印张 12.375 插页 2 字数 277 千字

2002 年 5 月第 1 版 2002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1 — 4000 册 定价：20.00 元

序

谢大光

读老朋友的文字，常常会由文及人，生出一些有趣的联想。这是单纯欣赏作品无法得到的精神享受。

80年代初，有几年我曾经常去上海组稿、开会，结识了一大批朋友，多是新闻出版界的同行，老江是其中年长的一位。那时候觉得上海好小，走在淮海路上或挤在公交车上，冷不丁会被人拍一下肩膀，回头一看，“怎么是你呀！”可能正是要在上海拜访的朋友。有时碰上多时未见的熟人，便不顾路人诧异的目光，大声攀谈起来。老江给我的印象一是忙，二是急。忙，自然由于工作压力大，急则是他天生的稟性。我们没有在闹市遇见过，倒是在绍兴路的林荫下，或是建国西路384弄的出版社创作室，多次碰见老江急匆匆迎面走来。碰见了，也只是匆匆说上几句，他便道声“对不住”，忙他的去了。有两次在他的办公室，谈兴正浓的时候，不断有人来找，或是有急事要办，或是等他开会，这就轮到我说“对不起”了。记忆中，相识二十多年，和老江几乎没有过一次完整的从容的交谈机会。

近日，老江的新著《网上杂弹》即将付梓，嘱我作序。这是和老江倾心交谈的难得机会，我没有推辞。老江已从出版社领导岗位退下来，我也临近退休年龄，见面的机会越来越少了。今

后我们也许算是纯粹意义上的“文字之交”。多年来，在一些关键时刻，总能感受到老江对我的关心。此刻，当我读到《网上杂弹》的清样时，频繁出现在我脑海中的，仍然是这两个字：关心。

《网上杂弹》系作者 2001 年在《东方网》上发表的杂文选编。全书 153 篇文章，论环保，议廉政，谈打假，斥奢靡，关注弱势群体，忧思少儿成长，鼠标敲击之下，举凡政治、经济、文化、教育、司法等等社会生活中为群众所关注的热点问题，均有所涉及。对于许多社会新闻，作者充分利用网络速度的优势，在第一时间发表意见，陈述利害，真可谓“国事家事天下事事事关心”。这是更博大更深切的关心，是对全社会的关心。前几年，学界曾讨论过人文关怀问题，老江的网络杂文可以说是一个作家对于人文关怀的身体力行，或称之为“文字关怀”。

说来惭愧，对于老江的勤奋，我内心里感佩已久。同是出版人，同是弄些笔墨的业余作者，老江比我忙得多，却几乎每年都有新著问世。长期以来，我将其归因于老江早年从事报业养成的勤于动笔的习惯，常以自己的疏懒而自责。现在看来，勤和懒还只是表相，根基在于老江内心始终有一股充沛的生活热情，对社会对他人对周边事物怀着热切关怀的深情。情之所至，才能发之为文。老江笔下的话题，很多我都有同感，但并未想到诉诸于文字，以舆论之力急人民之所急，忧人民之所忧。冷漠和无奈是扼杀生命热情的杀手，我恰恰在这两个杀手的“关注”下淡化了写作的激情。如果老江也能把这篇序文作为一次谈心，我要说，谢谢你，老江，我又一次感受到你的关心和帮助。不到 9 个月，153 篇文章，你以这样的节奏，使我又看到你那急匆匆向我走来的脚步。行者在前，我当奋力跟上。

2002 年春于津门

目 录

* * * * *

WANG SHANG ZA TAN

序 谢大光(1)
勿把权力当“门票”	
“政绩工程”要讲成本	(3)
为政的荒唐	(6)
是可忍，孰不可忍	(8)
极品活墓的“惊现”	(11)
“八小时以外”的腐败	(14)
天网恢恢	(16)
想起乞丐科夫	(19)
勿把权力当“门票”	(22)
“攻关”的疯狂	(24)

红与黑	(26)
做官与做事	(30)
重在改造自己的土壤	(33)
“仇腐”并非“仇富”	(36)
不妨“釜底抽薪”	(38)
“造假协会”的警示	(40)

“低处流”和“高处走”

“低处流”和“高处走”	(45)
为祖国喝彩	(47)
国兴花发	(49)
党人风格万年贞	(51)
美国有条“海尔路”	(53)
“一个都不会少”	(56)
有理没钱请进来	(58)
这条“绿色通道”好	(60)
大庇天下病人俱欢颜	(62)
小有小的亮点	(64)
为官避事平生耻	(66)
宜粗则粗，宜细则细	(68)
感人的演出	(71)
不可淡忘的精神旗帜	(73)
“红猫”的比喻	(75)
光彩的“倒数第一”	(78)
要与群众“亲密接触”	(80)
平凡中见精神	(82)

做好“裁判员”，不兼“运动员” (84)

“园中园”的圈套

“园中园”的圈套	(89)
“借珠卖椟”	(91)
黑幕最容易从内部戳破	(93)
谁服务谁?	(96)
遏止“淫”食文化	(99)
名牌未必名副其实	(101)
洋水果中的“水”果	(103)
公交优先	(105)
“够吃正好”	(107)
“就位”尚要“到位”	(109)
商魂归来	(112)
现代“媒婆”的黑招	(114)
价格上的“糨糊”	(117)
荣誉的买卖	(119)
不可“有口无心”	(121)

说情者猛于虎

说情者猛于虎	(127)
谢师何必要“宴”	(129)
有感“车厢社会”	(131)
得理让人	(134)
礼轻情义重	(137)
礼多惹人怪	(139)

谋无主则囚	(141)
切勿玩“火”要“警”	(143)
把丢掉的手帕捡起来	(145)
由金大中节水想起	(147)
小心“彩票套牢症”	(150)
涉外婚姻不相信眼泪	(153)
如此“游戏人生”不可取	(156)
谨防“假人”	(159)
摘“高”帽	(161)
票友误事	(163)

贫穷的奢侈

贫穷的奢侈	(167)
“图章”太多	(169)
话涉滕王阁	(171)
“门槛”高低说	(173)
博导读博士	(175)
心中要有“对手”	(177)
救救太湖	(180)
文明离不开“文”	(182)
且说假乞丐	(184)
铲除假币这一毒瘤	(187)
骗局与隐私	(190)
“救官冗之弊”	(193)

替平民抱不平

“良税”的“良”用	(197)
替平民抱不平	(200)
向“不平等条约”说“不”	(202)
关怀弱势群体	(204)
保护劳动者权益	(206)
重读《包身工》	(208)
给钱给物不如给知识	(210)
说歧视	(212)

真理也不宜走过头

让城市面貌百花齐放	(217)
呼唤雕塑精品	(220)
多点特色经营	(222)
杜甫草堂形象大使?	(224)
宽容失败	(226)
真理也不宜走过头	(229)
有感于洋人教种地	(231)
审视知识分子	(233)
逼近远古真相	(236)
“家花”和“野花”	(238)
“过”则“失”	(241)

知了叫又何妨

“差生”辩	(245)
-------	-------

多看学生“满的一半”	(248)
且说“小大人”现象	(250)
知了叫又何妨	(253)
多点学习兴趣	(255)
语文要多读	(257)
重视母语	(259)
少吃洋快餐	(261)
让儿童睡足	(264)
别让右脑闲着	(266)
学会拒绝和遗忘	(268)
慎“用青春赌明天”	(270)
有感于社交恐惧	(272)
为德行“补钙”	(275)

“色迷迷的新闻眼”

上海面积有多大	(279)
养生知识“打架”	(282)
错文别字何时休	(285)
“狗熊掰苞米”，好吗？	(287)
“题骚扰”	(290)
“韩寒新著”？	(292)
出版家的最后消失？	(294)
策划是篇大文章	(296)
未来书市会怎样	(299)
读书要有选择	(302)
希望多点书评	(304)

欣逢《智慧风暴》	(306)
拓展图书王国的疆土	(308)
“色迷迷的新闻眼”	(311)
惊中有喜	(313)

请笑得更有品位些

请笑得更有品位些	(319)
变态的“艺术”	(321)
芭蕾就是芭蕾	(323)
祝“兰花”幽香永存	(325)
关于文学的“纯”	(327)
“熟悉的陌生人”	(329)
什么样的小说受欢迎	(332)
众人托起“朝阳文学”	(334)
贺“热吻拍卖”流产	(336)
敲响学术腐败的警钟	(338)
不要亵渎科学的尊严	(341)

少欲觉身轻

少欲觉身轻	(345)
你到底几岁?	(347)
球员的合格与不合格	(349)
尴尬名人	(351)
从“喜儿”雪冤说起	(354)
正邪较量在考场	(356)
怪又不怪	(358)

无功就是过	(360)
让富裕与文明同行	(362)
人无信不立	(365)

换汤不换药

“美梦”承诺成“噩梦”	(369)
“台湾社会病了”	(371)
陈李这对连裆模子	(373)
且看台“独”	(375)
布什挑大使	(377)
一份有助醒脑的材料	(379)
换汤不换药	(381)
跋	(383)

WANG SHANG ZA TAN

勿把权力

当

“门 票”

“政绩工程”要讲成本

时下，不少干部上台以后，都力求“政绩”，大搞“政绩工程”。一般说来，这是好事。为官一任，总该造福一方嘛！对比旧体制下一些“油条干部”，饱食终日，无所用心，做天和尚撞天钟，甚至做了和尚不撞钟，这其中有着一种奋发进取的精神在，是值得肯定的。

不过，任何好事都可能做孬，任何漂亮的“经”都可能被心怀叵测的歪嘴和尚念歪。拿原沈阳市市长慕绥新来说，他是十分重视“政绩”的。自 1997 年初上任到 2000 年间，他大规模进行城市建设与绿化美化环境，使沈阳市面貌大变，沈阳市城市改造和城市建设的做法和经验，在许多媒介上占据大块篇幅。他因此被称为“政绩市长”，全身笼罩着炫目的“政绩”光环。可是，这些“政绩”真的是“造福一方”吗？

揭开了他“政绩工程”的黑幕，内中是严重的腐败。慕绥新利用城建工程，进行权钱交易，大肆收受贿赂。沈阳市有个出名的黑帮头目，名叫刘涌，他在沈阳市最繁华的商业街中街盖了一座大厦，由于他喂饱了慕绥新之流，这块黄金宝地竟由政府无偿

划拨，“四费一税”全免，国家资金大量流失。据报道，慕绥新东窗事发后，在他新结婚的妻子处，查出钱财八百多万元，在他刚离婚的妻子处，查出钱财一千多万元，这还只是他腐败所得的“冰山一角”。这样的“政绩”，能说“造福一方”吗？恐怕只是“造福”他们自己。

问题还不仅如此。这些“政绩工程”不仅没有“造福一方”，而且遗祸一方。沈阳市一年用于城建事业正常运转的财政拨款不到10万元，而慕绥新在任三年间在城建上投资超过1000亿元，钱从何处来？一是贷款，二是借款。几年间沈阳市向海外有关机构借款就达近百亿元，给沈阳市留下了沉重的债务包袱。慕绥新在任上最得意的一大“政绩”，是修筑了全高速的大二环。这一工程由一港商贷款12.95亿元进行的，按合同规定建成通车后，沈阳市每天给这位港商五六十万元，为期10年（接着20年按其所占的52%股份分成）从1998年建成通车到现在，每天收过路费仅二十多万元，这样，为慕绥新扬名的这项“政绩工程”，沈阳市每天要为它额外倒贴二十多万元，背上了沉重的包袱。

利用“政绩工程”中饱私囊，对这些腐败分子必须狠狠打击；而只想在自己的头上放上“政绩”的光辉，却不顾“政绩”的成本，以致遗祸无穷的做法，值得更多为官的警惕。为官者不能为了自己的“政绩”，脸上有光，整天只计算怎样架桥修路，栽花种树，摊子越大越好，标准越高越好，而不问这么多钱从哪里来，老百姓承受得起承受不起。由于有些地方出“政绩”的钱，是通过集资、摊派、收费等方式，从老百姓那里搞来的，老百姓最害怕的，就是领导“急于出政绩”。大凡急于出“政绩”的人，往往是竭泽而渔，留下一屁股烂污，要后来人去替他擦。